

●清流漫谈●

秋风凉

□郑心一

这个夏天注定会成为一代人的记忆。

连续40多度的高温，罕见超长每日在线的蓝天白云，连续两个月定时上映的夕阳斑斓幻景。这个夏天，估计也是苍蝇蚊虫们编年史上的灾难性纪年。

这个无比坚硬的夏天，是从8月23日上午10时开始“崩塌”的，直到下午1时半，终于“轰然倒下”。那一刻，凉风附体，瞬间的感觉是暑热越千年，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”。

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如此清晰地目睹季节断崖式折变，犹如川剧的变脸，凉热只在瞬息间。第一次目睹季节的转换是在神农架大九湖。那年，我们参加完第十一届巫山三峡国际红叶节之后，来到大九湖，情绪和衣着都还是一派秋天的欢畅。大概是下午五点半左右，只见从大九湖东北方山谷间，一条浓黑滚动的雾龙，突然蹿过谷口，进入湖谷壑地快速发散开来。朋友们以为是起雾了，我因为看过天气预报，知道冷锋要来，所以马上明白，这是寒流的前锋。一夜入冬，宿在大九湖，架起了柴火，大雪飘飘，点水滴冻……

本来这个夏天是想和朋友一起去看萤火虫的，琅琊山萤火虫很多，已经成为夏夜一景，但我觉得山上太吵太闹了，所以还是很怀

念曾经在清流关下看萤火虫的情景。关山深睡，古道沉寂。清流关上，人马喧腾的烟火早已弥散，只有无数的萤火虫在蛙声的鼓噪下，忽闪忽闪，在树丛蒿菜间穿行。头顶的天空该是一条飞机的航道，不时有飞机的鸣声传来，它们明灭的灯光，像极了天上的流星和地上的流萤。流星和流萤，千百年来，一直都是落在人间心底里永不熄灭的光亮。

这个罕有炎热的夏天，连萤火虫们也躲避不见了，所以我的萤火虫计划落空。

尽管几天前，滁州也曾落过雨，但我觉得那只是给这个夏天送行洗尘。只有昨晚的雨，在凉风的加持下，才下出了秋天的意味。

在我有限的认知中，一直觉得秋风和秋雨是并辔而行的。秋风一定要经过秋雨的浸润才通透明亮，就像一袭宣纸，只有徽墨的洗礼，才会去燥、入神。洗过秋雨的风，突然就清澈了，蛋清一样的凉意，会调和你所有的感官。

秋风凉，是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起的词。就像他们称夏天叫做“六月星期天”，六月指的是农历，夜晚的满天繁星，意味着第二天的晴热高温。那个时候，农村人没有精细的时间概念，“秋风凉”代表着季节的转换。我知道，每当大人们说起这个词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被汗水煮了一个夏天的蔑席会被卷扎起

来，架到屋梁上；家家户户的主妇们，要蹲在铺着的席子或竹笆上做被子；院子中，晒台上的酱缸里开始热闹起来，豆角、冬瓜、萝卜、扁豆、茭白，甚至拉秧扫园时落下的几个小茄子，会被一股脑地塞进酱缸，成为酱缸里的群英会。

那个年代，酱缸是农家的必备，且代代相传，呼应着锅台。农村的酱缸，几乎无物不可酱，那是一家人下饭的聚宝盆，也是邻居们端着饭碗溜门子时的味道交换。尽管酱料都差不多，酱物也基本一样，但是酱缸所出，却又是百家百味，犹如他们的姓氏和辈分。生活的味道就是这么神奇。

夏天的时候，只能霉酱、晒酱，酱这些菜园里所出蔬菜，只能等到秋风凉，才不会坏。一坛子辣椒酱也在此时晒得紫红，抹上一指头嗦在嘴里，辣得唾哩哗啦的，额头津津汗出，才叫过瘾。

秋风凉了，起花生，收稻子。棉花、南瓜、山芋、芝麻、缸黄豆们也都在急吼吼地等着收获。我放过的大白鹅，也在这个时候改变膳食，由吃青草，变成吃草籽和遗落在田里的稻穗，这是它们快速添膘的时候。它们是为过年预备的年货。

那个时候，上学走的是两边长满茅草

的土路。我们赤着脚，迎着微雨，透着周身的凉意，一蹴一滑地向着学校或者家门走去。雨再大的时候，附近村队的草堆，或者田野里的玉米秸丛，便是我们避雨暖身的去处。在后来的旅行途中，我时常会想起这样行走的场景，想起一个乡村少年，昂着头，用手抹去满脸的雨水，晶亮的双眸在懵懂里透闪着对未来、对远方的憧憬……一个不曾曾在秋风秋雨里，赤着脚，在泥泞的路上行走过的人，很难深切地感受人生旅程的艰辛、快乐与真谛。

“秋风生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”在所有关于秋风，关于秋天的诗句中，我独对这两句有所偏爱。我觉得它写尽了一个阅历一生的人，眼中和胸中的友朋远别与秋风故园。

昨夜，一声火车的汽笛，穿透微凉的夜雨，穿过这个城市的东关老街，和它身边的清流入。这样午夜沉寂里的清响，总会惊起或眠或醒的人，一些思绪会随着北上的绿皮车，去向遥远的远方，想起淮河边一个曾经生着灵石的地方，想起太行山万山红遍时的挂壁天路，想起黄河边夕阳下的碛口古镇，想起米脂城外闪着白光的无定河，想起那些一起走过，又被秋风吹灭的风雨行迹。

八月末，尘鞅落，秋风凉……

●让泉诗韵●

中秋(外一首)

□黄玉才

金禾初孕穗，白菊正摇英。
露水湿翎语，秋风送雁鸣。
重阶堆叶乱，叠瀑入潭清。
桂杪一轮月，平添故土情。

白露

迎凉惊节序，出户醉秋丛。
一径萤声里，四围树色中。
露从今夜白，目接夕阳红。
摇曳东篱菊，幽怀对雁空。

南陵三咏

□贾鸿彬

小格里初秋

秀丽群峰映滟波，
树林阴翳响吴歌。
吴歌幽远说春谷，
锦绣江南数小格。

丫山牡丹

南陵四月走奎潭，
又约丫山看牡丹。
都道洛阳真国色，
此间富丽胜三番。

邂逅彼岸花

此岸遥遥思彼岸，
为何彼岸逾遥遥。
红颜有情情无限，
格里秋窗忆洞箫。

壶口瀑布

□王世福

黄龙翻滚峡谷间，
飞流直下生尘烟。
惊涛拍岸震心魄，
壶口雷霆轰云天。

大河奔流入秦晋，
排山倒海冲高原。
滔滔洪水倾一壑，
惊天动地瀑布悬。

水底有神掀巨浪，
两岸无雨彩虹艳。
孟门夜月行扁舟，
石窝宝镜足印圆。

黄河是咱母亲河，
奔腾不息新摇篮。
古往今来征战地，
吕梁英雄镇雄关。

●灵湫微言●

枣香时节

□成祖耀

时令一步踏入秋天，街市上的水果中又多了一个新品牌，是枣子上市了。

关于枣子的话题太多，打枣的场景，课堂上也常常演绎，著名的《打枣歌》被一些数学老师无数次互动，“出门过大桥，大桥下面一棵树，拿着杆子去打枣，青的多红的少。一个枣，二个枣，三个枣……”在有趣诙谐的互动中，学生掌握了数字识记。还有那首有名的喇叭独奏《打枣》也很有趣，那是一场激情演绎打枣如雨般落下来的愉悦心情。

如今，枣子满街市，品种多样，吃枣勾起了我们的味蕾，枣子的记忆由此泛出来，不由得想起了那一段段有关枣子的陈年往事。

小时候，乡村里到处是枣子树。枣子是秋日乡村里一处美丽的风景，是农人打牙祭的好去处。家前院后，一棵棵枣树姿态不同，棵棵华盖如伞，遮天蔽日，又小又硬的板栗，又大又酥的泡枣，味道各有千秋。虽然枣树叶不大，遮阳密度小，但在阳光照耀下，满树如摇曳着碎金子一样晃动着，那晃动的是美好希望。

那些枣花细细碎碎的样儿，也如粉如霞，很是好看。多少次梦里看见了枣花，闻到了枣香。

夏秋之际，枣花谢了，枝杈上密密麻麻地点缀着如豆大的青疙瘩，那是青枣。猴急的孩子趁大人不在，便开始了对枣子的袭击，爬上枣树去摘，在树下用石块砸，哗啦啦掉落一地，没有成熟的枣子。青枣酸涩，口感滑粘，只能成为顽童间打仗娱乐的道具了。在贫困岁月里，我也无数次在枣树上攀爬摘枣解馋。

●菱溪物话●

为了让我老有所乐，今年初春，远在上海的女儿特意给我送来了一些盆栽。这些盆栽中，除了十几盆玫瑰、绣球外，还有一盆奇花，谓之风雨兰。

风雨兰，听名字就是个有故事的花儿。说它是兰花，其实不然，它是石蒜科植物之一，其叶片细而修长，酷似韭菜，故又被称之为韭菜莲。每到春末至中秋，风雨兰就会一场风雨一茬花，因此也赢得了这个特别霸气的名字——风雨兰。女儿告诉我，风雨兰谷雨雨后出房，要勤浇水，开花后剪取花秆朽叶，及时追肥，待下一场风雨过后，就会绽放出一朵朵绚丽的花儿。按照女儿的吩咐，我便将它当作宝贝一样精心照料，以期奇迹的出现。

转眼，夏季的第一场暴雨在中午时分到来了。傍晚，我在兰花丛中，将风雨兰移到了紫藤树下的石桌上，仔细观察，发现一个个花苞俏然而立，数一数，竟有30多枝。翌日清

也无数次遭遇枣树上马蜂的袭击，头脸被马蜂叮得红疙瘩鼓起，疼得直叫。

七八月间，枣儿未熟，有点青涩，夏日的雷雨偶尔打落了枣子。一群孩子清晨里来到树下赶紧捡起，顾不得洗洗泥巴就往嘴里填。那时的枣子甜味很少，却也是青中泛白，捡得枣子的孩子回家与兄弟姐妹分享，有时还带到学校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。

八九月间，暑热退去，正是枣子收获上市的季节。此时枣子会满足每个人吃的欲望，无数个枣子给了我们无数个希望和甜蜜。爬枣树打枣子是小伙伴们最开心的事，大人孩子树下捡拾枣子，大人用竹竿打，踮起脚用手摘，用脚踩着树枝晃动，哗啦啦一地枣子任你吃。那时的枣子，白白的、紫紫的、红红的，成熟诱人的样子真可爱，任孩子装在衣袋里慢慢品尝。

如今在乡村里行走，能见到一棵枣树也是难得了。枣树随着乡村建设的推动，一棵棵被砍去，偶尔出现在农家的院落里，算是稀罕的树种了。

街市出现的枣儿，多是水果种植大户的产品，还有的是外省采购来的，一夜回到当地超市也不稀罕了。小小的板栗一咬“嘎嘣”一声脆，大大圆圆的泡枣儿“噗嗤”一声满口酥，产地不同，味道不一，感受难忘。

一盘洗净的枣儿摆在桌上，吃着吃着，就想起了很多有关枣子的事来。尽管儿时的枣子有点酸涩，但是经过岁月的发酵，沉淀很久，如今回忆起来，那些沉积在心底的枣子都是甜蜜难忘的。

好一朵“风雨兰”

□周玉生

晨，再去看看它，哇！一朵朵花儿正热烈绽放，黄色的蕊蕾周围，镶嵌了粉红色的花瓣，数一数正好六瓣，这是个吉祥数。此刻，一朵朵风雨兰正披着晨露在朝晖中显得格外艳丽迷人，极像一个个从唐风中走出来的美人儿。可惜，它花期太短，三天后便萎缩凋零，只留下一枝枝青黄色的花干儿。按照女儿的交待，我剪掉花干，施以自制的有机肥，然后再次将它放在绿荫覆盖的兰花丛中。就这样，从初夏开始，风雨兰先后经历了三场风雨，也向我展露了它三次独特的芳香。

八月七日，时序立秋，肆虐的老老虎倍加疯狂，千秋大地赤日炎炎，热浪滚滚。在这蒸发量极大的热天里，我几乎每天早晚都要为风雨兰浇水，以保持它的盆土湿润。一个礼拜后的傍晚，突然发现它的根部奇迹般地冒出了一个小小的红色花苞。怪了怪了！未有风雨，焉能开花？随后给女儿打电话咨询。女儿听

了兴奋地说：“太好了！老爸，天快要下雨了。”这风雨兰久旱现蕾则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到来。果不其然，翌日上午八时许，一场雷雨如期而至。雨过之处，万物洗绿，也为久旱的天长缓解了旱情，真乃胜于春雨甘露，滴滴贵如油啊！风停雨住，我步入露台，仔细观之，仅一天时间，一支支高不盈尺的花茎顶着一朵朵粉红色的花苞跃跃欲绽，令人欣喜不已。次日清晨，我复而观之，那一朵朵风雨兰已悠然怒放。

循着这一轨迹，我也悟出这样一个结论：风雨兰能够准确地预报风雨天气的到来。雨前，它那小小的花苞芽头偷偷地钻出盆土；风雨中，它勇敢地伸展花苞茎杆，努力向上，直至超出绿叶；雨后，它便舒展花瓣，尽情绽放。

欣赏着这雨后的风雨兰，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玄妙无处不在，大自然对人类的无私恩赐也无处不在，只不过我们没有用心观察和体会而已。

秋趣图
孙其峰画